隨園隨筆

隨園隨筆卷十三

錢塘袁枚子才

典禮類中

三年供飯

士喪下篇既葬反哭之後猶朝夕哭不奠不奠固有明文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注謂不復饋食于下室則下室之饋既虞亦不之設蓋未葬以前生事之既葬則神事之罷饋奠而以祭祭亦以時而不數此周公之中制然也若朱子家禮自既葬以至畢喪罷朝夕奠而不罷上食乃本橫渠論國語日祭之說欲三年以內無日不如親之存雖非中制而其意誠厚故至今通行之

男女在殯不同薦

周禮春官司几筵注古父母雖合葬而同時在殯者皆異几體實不同薦

廳可代廟

晉安昌公荀氏進封數國祭及六代以廳代廟人疑其非劉功曹荅殷仲堪云魯襄仲向于兄弟之廟假鐘磬以成禮荀公以廳代廟義亦可通

已毀之主不必瘞未毀之主亦可藏

韋元成議毀主瘞于園是也然公羊註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晉摯虞要注云廟主藏于戶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以藏主晉荀氏毀祭特設神

板盛以帛囊合于竹箱是已毀之主不必瘞未祠之主亦可藏也

禮無二繼

宋書臨川烈武王劉道規傳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初太祖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繼焉咸以禮無二繼故太祖還本而定義慶爲荆州廟主隨往江陵

古名物太繁

一祭也有奠有祠有饋有祭有有尸有無尸有陰厭有陽厭一燕也有時燕有祭燕有飯燕有大享一幣也有燔瘞之幣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幣有酬幣飲之而用

有侑幣食之而用一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一獵也有上殺中殺下殺之分一肺也有肩肺臂肺離肺刌肺之別一朝也有外朝治朝燕朝之所一揖也有天揖土揖時揖之辨一田也有官田牛田賞田賜田牧田之目一佩也有德佩有事佩一玉也有佩玉有瑞玉有瘞玉一袒也有肉袒有無衰之袒一劍也有班劍有佩劍一鄉飲也有射有賓賢有州長有合錢一覲也或見天子于廟或見天子于方岳或見天子于國外一馬也有公馬有國馬有父馬一鐸也有金鐸有木鐸一火也有國火有明火一水也有涗水有明水一鹽也有引鹽有散鹽有苦鹽有飴鹽一侯也有熊侯有

豹侯有麋侯有布侯一杖也有桐杖有竹杖一酒也有醇酒事酒昔酒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一漿也有水飲漿飲醴飲涼飲醫飲酏飲一牛也有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車之牛一屨也有命屨功屨散屨素屨葛屨一布也有伕布斂布質布總布罰布廛布一羽也有翬羽搏羽縛羽一粟也有屋粟鋤粟閒粟一舞也有皇舞帗舞干舞旄舞人舞一懸也有宮懸軒懸判懸特懸一孑孑干旌也有鄉旗黨旗間旐昆旟鄙旐比旌等十餘種其他祭有九拜有九夢有六祝有六兆有四龜有十筵有九燀有十轄有五車有六弓有六矢有八馬有六節有六几周禮所載尤繁

古合今分

古人常合而爲一者文之與武也學之與樂也耕之與讀也農之與兵也朝之與廟也今一分而不可復合矣

古分今合

古人常分而爲二者天地之不合祭也父母之不合塟也姓之與氏也塟之與肂也祀之與奠也主之與栗也朝之與覲也履之與舄也射策之與對策也郛之與郭也享自享宴自宴食自食飫自飫也布帛之征粟菽之征力役之征也士有二旌一名旌書名人擴二乘車之旌遊形而往迎精而還卜自卜筮自筮諏自諏也棺自棺槨自槨屬自屬辟自辟大棺自大棺也明火明水圭

祭祀井水樹火主烹飪也今一合而不可復分矣

習而不祭則僭

鄭註儀禮喪服章凡女子行于大夫以上曰嫁士庶曰適人然則士庶稱嫁者僭也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然則今之士庶死稱終者僭也初學記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曰第爵雖列侯封邑不滿萬戶者不得作第然則今之居室稱第者僭也禮稽命徵曰天子陵樹松諸侯柏士槐大夫欒庶民柳今庶民墓亦樹松僭也爾雅古川澤有禁惟嫠婦得以筍入川今之釣者亦僭也漢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母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死子爲列侯稱太夫人子不侯不得稱太夫人然則今之

士大夫稱太夫人者僭也劉向說苑古者有命民命氏者能敬老憐孤行諸善者命于其君然後許乘車馬然則今之庶民乘車馬者僭也宋時百司十日一休假謂之休澣故有上澣中澣下澣之稱然則今非入直之官而稱上澣中澣下澣者僭也周益公撰光堯丁亥本命道場滿散朱表有日踰中澣之句考其日蓋十月二十一日

忽二忽一

周禮四井爲邑四甸爲縣縣與邑分而爲二左氏昭五年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則混而爲一矣玉燭寶典臘祭先祖蜡報百神臘于廟蜡于郊貞觀時丑蜡百神辰蜡

宗廟亦分而爲二也至開元同日而祭則又混而爲一矣

姓氏

禮疏云天子賜姓賜氏諸侯賜氏不賜姓貴有氏賤無氏男稱氏女稱姓姓者所以統繫百世而不變者也氏者所以別子孫所自出一傳而變者也天子賜姓舜之嬀周之姬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舜之有虞禹之有夏是也國君無氏故踐土之盟稱國不稱氏吳仁傑曰劉氏本陶唐氏則劉者本氏也欒黶取范氏實陶唐之後曰欒祁然則堯後當曰祁氏高祖劉姓當云出自祁氏歐公唐書世系表言某氏必曰出某姓是爲得之秦始

皇姓趙見本紀以生於趙邯鄲故也故陸賈曰秦任刑法卒滅趙氏猶得古人不襲姓之義大抵易氏之法以官以賜以字以諡以氏以居以伯仲以所聞所睹所齒最不一也自公羊以王父之字爲氏之說出而東門襄仲三世皆以子作孫以兄作父矣彼魯之季孟鄭之罕駟皆以身之字與父之字爲氏則又何說乎朱子不信諡可爲氏之說蓋未知三桓爲魯桓之諡戴不勝爲戴公之諡也

族

氏卽通于族左氏羽父爲無駭請族公命以爲展氏是氏卽族也然族無不同而氏有不同如八元八愷出于

高辛氏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謂之六族陶氏施氏謂之七族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氏之萃聚曰族宗則聯貫之之名氏族易考而姓難稽故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兄弟不必同姓

晉語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其餘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少典取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故姓姬炎帝以姜水成故姓姜是兄弟不必同姓也

父子不同姓

堯姓伊祁丹朱姓狸是父子不同姓也

嫁娶遭喪

曾子問婚禮納幣有吉日矣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未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勿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孔鄭俱解為別嫁別娶朱文端公則為上古列國分爭嫁娶難延至三年之期慮有他變故也毛西河以為此告吉而遭喪之變禮也使遭喪而未告吉則免喪後請女氏而請吉期何必致命而無如其已告也已告則女待嫁矣待嫁則必于既葬之後致命不

娶而后女氏勿敢嫁謂不敢來嫁也葢慾吉也旣免喪可即吉矣然女臨嫁又必來請壻且不取及來娶而後嫁之謂不忍即吉也葢承喪也孫題容以為此不過兩家遭喪措詞之節文所云嫁者仍嫁其遭喪之家也其說與西河合

主人以禁客食為禮

有飲于方望溪先生者先生絕不勸客客亦不舉或問先生主人宜勸客食而先生與客嘿然空坐豈禮也歟先生曰禮主人宴客客將飯主人必攔禁客以粗糲為辭客必强飯之以為至美此古禮也今主人勸客而客反不飱豈禮也哉人間望溪之言以為詭衆且不知所

出余按禮記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客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望溪所引大槩本此然亦太泥矣宋處士陳烈丣喪自門外膝行而入人問故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泥古之病必至于此

妾母之喪

公羊云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春秋善之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之禮故也左氏則譏宣公有母三年服而出朝會非禮也通典駁之云庶子爲母自天子至庶人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不返故也

假塟

儀禮士喪禮之肂即假塟也謂先掘地埳棺使人不見也然三月而塟則肂亦不久乃晉郗詵母亡便于堂北壁下棺三年而除衛瓘非之詵曰城中高燥故即塟于所居之室不知其不可也通典因之遂有假塟三年即吉之議余按曾子問下殤用棺衣自史佚始史佚有子殤而墓遠將棺殮于宮中曰吾敢也乎哉召公爲問于周公而許之其即假塟之說歟黃梨洲曰古者棺必有槨槨外菆木而塗以泥累以瓴甋是爲殯也今之攢厝者號曰菆塗

婦翁不甚尊

婦翁古不甚尊按儀禮壻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婚姻請覿不稱子壻主人對曰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祀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何詞之卑也婚禮壻見主婦主婦闔門立于左扉註云兄弟之道得相親也然則今之丈人丈母其古之兄弟行乎余按帝館甥于貳室亦享舜迭爲賓主是壻與婦翁行賓客禮帝王且然矣程子婚禮有次日壻拜婦氏之門之禮今之謝親也然則行親迎之禮則壻已備見女家父母諸戚矣程子所云亦爲親迎禮廢故也司馬書儀親迎見妻之父兩拜卽同其女行受壻拜者跪而扶之朱文端公以爲主婦闔左扉者初見禮如是再見則殺否

則丈母與壻太疎隔矣史記索隱陳勝稱王後見妻父不拜妻父怒不辭而去魏儒林傳駐夸事其婦翁魏攀不執壻禮如朋友而已

壻稱門人

李漢之于韓文公黃榦之于朱子皆壻也然見于文集者只稱門人不稱子壻

親家無相見禮

呂氏四禮疑曰昏禮六而二姓父母無相見之文春秋公如齊納幣蕩伯姬來逆婦俱以取譏

養媳即待年之女而有類于拜時

今人有養媳始于春秋待年之女而有類于六朝拜時

之說按隱七年叔姬歸于杞公羊註伯姬娣也待年于父母之國許愼曰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拜時者東漢以後權宜之制其禮以紗蒙女首送往夫家而夫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無六禮不合巹張華謂拜時之婦成禮于舅姑三日之昏成吉于夫氏山濤以拜時爲重成吉爲輕引不廟見而女死仍歸女氏之黨爲證或云拜時者禮畢即歸今之養媳竟依夫氏亦微有不同

壻拜婦家祠廟

壻拜婦家祠今世動以爲恥不知禮古無服人同爨猶緦而况壻乎故程子昏義有此一條而張子全書以爲

同居則朔望宜拜

入門即廟見當用書儀

毛西河作昏禮辨正數千言以新婦入門不謁廟不見舅姑遂成昏爲野合引左氏先配後祖之譏又引圖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爲証余按朱子所謂昏禮自下做上之說原不甚協若慮其不女而姑且先昏以試之是以不肖待人非先王敦厚崇禮之義不知宋史禮志昏禮贊者徹酒饌引見舅姑祖禰溫公書儀婦入門舅姑牽婦拜影堂納采前一日主人先告于影堂果如是則毛氏何譏焉

昏禮攝盛非僭

攝盛者越一等之謂也凡士昏得用大夫之禮女亦如之如乘墨車墨車者大夫車也執鴈鴈者大夫贄也何彼穠矣注衣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是以女父之貴貴其女也謂之攝盛亦謂之下達見傳是齋日記

舅姑先行賓主禮

張南士曰婦至時父母出迎一迎於門外一迎於階登堂交拜行賓主禮所謂見婦也舅姑率婦告祭祖禰次日以子婦禮見所謂婦見也至於卽日成昏三日成昏考之禮經三代亦無確証大抵古人以夫婦爲輕以子婦爲重故雖成婚未廟見者仍塟女氏之黨宋儒以夫婦爲重以子婦爲輕故朱子家禮婚三日而始廟見

往送之門

孟子往送之門乃女氏之門非壻門也按穀梁父送女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夫祭門尚不出何能至壻之門乎若果是壻門則下文往之女家反成贅語國語季康子見文伯之母闞門而與之言即此門矣

改嫁

禮有同母異父之服繼父同居者服齊衰三代以上婦人改嫁不以為非凱風一篇衛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而孟子以為小過衛共姬有栢舟之詩先儒謂之守義不謂之守禮子思之母改嫁于衛之庶氏韓昌黎之女

先適李漢後適樊宗懿人疑改適時昌黎已亡范文正公之子婦先嫁純禮後適王陶陶郎公之門生也時文正尚据相位而孀婦改適不以爲嫌所立義莊有給孀婦改嫁之費公母謝氏改適范氏以公貴封吳國太夫人唐相權文公之女嫁獨孤郁以得佳壻至于天子動色相羨其實嫠也薛居正妻柴氏移貲改嫁張齊賢向敏中意欲奪之一名賢一名相也明王端肅公恕亦娶陳郎中妻于服中封一品夫人惟隋開皇十六年詔官員九品以上夫亡妻不許改嫁五品以上夫亡妾不許改嫁宋史宗室傳汝南王允讓最賢爲大宗正奏宗婦年少喪夫雖無子不許嫁非人情請除其例

唐時公主再嫁者二十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肅宗女一三嫁者四高宗女一中宗女一元宗女一肅宗女一詳見新唐書公主傳書之史冊不以爲恥宋秦國大長公主初適米福德再適高懷德榮德帝姬初適曹晟再適習古國王宋史公主傳惟此二人

聖賢高士有妾

孔子有妾見孔叢子子貢對楚昭王曰孔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孔明有妾見答李嚴書曰吾受賜八十斛畜財無餘妾無副服陶令雍端二子皆年十三亦是有妾之証

嫁粧

戴禮雜記諸侯出妻有有司官陳器皿一節鄭注器皿夫人來時所賚之物孔疏陳夫人嫁時之物蓋粧奩也後漢戴鸞嫁女以木屐竹笥遺之物雖薄亦是器皿之義毛詩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亦此義

看新婦

今人新婚親友有看新娘子之說按世說謝尙書娶諸葛恢之小女恢在時不允恢亡乃婚于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容服光整猶有恢之遺法是晉時已有此禮

催粧

北齊昏禮設青廬夫家領百餘人挾車呼新婦子催出

來唐遂有催粧之語中宗守歲以皇后乳媼配竇從一
誦却扇詩數首胡三省註卽催粧也天祐中南平王鍾
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已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于湯貿
質命小吏四人執燭倚馬而成卽催粧也

回門

今人女嫁彌月後與壻歸來號回門始于公羊傳高固
及子叔姬來曰何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歟古諸侯夫
人有反馬之禮謂留母家之馬于夫家防以不謹被黜
之意謙也大夫士親迎故無反馬之禮

夫婦交拜

禮無夫婦交拜之文惟隋書禮志皇后入昭陽殿與后先

拜後起帝後拜先起是其證也

養老女壻

至元八年有詔凡氏問贅壻養老者爲明婚書著爲辭

隨園隨筆卷十四

錢塘袁枚子才

典禮類下

以孫爲子以子爲孫

五代史陳洪進傳有相者言洪進一門受祿當至萬石將洪進與三子文顥等皆領州郡而文顥之子始生洪進欲實其言乃以爲子名文珝與父竝行宋史王普傳普子貽孫貽孫子克明尙太宗鄭國公主改名貽永命與其父同行此以孫爲子也五代史晉家人傳重允高祖弟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名下齒諸子宋史周三臣傳李筠保澤州太祖拔其城筠將赴火妾劉氏欲俱死

筠以其有娠麾令去筠子守節購得之生一子守節卒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子爲嗣此以子爲孫也

居喪奪情

曾子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明他事皆不與也王制亦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古今不易之正禮然喪服大記云君旣葬王政入于國旣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旣葬公政入于家旣卒哭弁絰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玩此數語又似喪中未嘗不從政未嘗不爲君所使也註欲曲合大記則云王制之三年不從政指庶人也非大夫也欲曲合王制與曾子問則云所服王事卽

金革之事也公羊傳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
子之道不即人心疑即在官守制之濫觴自漢以後此
禮大踰原涉服三年之喪名聞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
三年詔書褒美光武絕告寧之典竟不許人終服孫權
令三年喪交代未至者不得告孟仁聞喪輒去罪至減
死一等胡綜定以大辟之科唐賢如房元齡褚遂良張
九齡皆奪情起復惟歐陽通以奪情故徒跣入朝非公
事不言宋史禮志凡奪情之制文臣給舍以上牧伯刺
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俟卒哭內
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
官皆解官行服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

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望自後並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然則京朝官並有乞免行服者矣蘇明允與歐陽公書云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然則二蘇當日亦可起復也宋丁憂起復先授武官如富弼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亦墨絰從戎之義餘官授雲麾將軍

滕文公

孔子答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國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勿知也蓋指淮夷作亂事滕文公父兄不肯主三年喪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即引此以駁孟子耳

妻期最重

晉陽雜俎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故妻杖削杖也稽顙也居廬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也三年不娶也非他期可比

祭天一歲四舉

鄭康成以祭天之禮終歲有九王肅則云一歲二祭一南郊一祈穀也五時行氣是祭人帝非祭天帝也程綿莊以爲一歲四祭一祈穀一雩一明堂報享一南郊宋郊最少太祖在位十七年僅郊四次真宗以天書故三年一郊

喪三年不祭

余嘗問程綿莊云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豈宗廟之祭亦三年不行歟綿莊答曰王制所言爲天子禮也越紼之義取諸未葬以前不得通三年而言未葬也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既葬則皆祭不以已之私喪廢社稷尊神之祀也夫既殯既葬則外祭不廢而宗廟之祭不言可知又稱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廟卒哭成事而羣主各反其廟當羣主聚于祖廟之時象其同然以慰子孫之內痛自不遑于享祀卒哭成事則子孫之哀稍殺羣主皆反後來者侍于其側而坐觀皇祖之餕此非新祔者之安亦非孝子之所安也然則時祭之行

當在卒哭祔廟而後矣南齊書云越紼之義事施未葬既葬之後何紼可越杜氏云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之常祀自宜如舊三年禮畢乃奮禘昭穆而同于吉可知三年不祭即左氏特祀于主之意言不祭新死者于廟非謂廟中之祭竟三年不行也然則春秋之譏喪祭何歟曰問之吉禘文之大事皆殷祭也喪未終而殷祭于廟非禮也若夫不配之祭而又何譏焉顧寧人則云古人喪服所以諸侯絕大夫降者爲其居喪以廢祭故也非僅貴貴也

三祖配天

兩漢魏晉配天一祖而已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雙配

垂拱時又加以高宗是三祖全配也

特牲少牢只一尸

方望溪問程綿莊以特牲少牢爲士大夫合祭祖禰之禮而經中不見昭穆二遷又止言一尸此十七篇內不解之疑也程答言祔者附也諸侯之士惟有一廟當以王制之說爲是祭法二廟之說爲非禮一則曰祔二則曰祔統于所尊故祖有尸而禰無尸及至祧遷而禰亦爲祖矣祭則昏禮之受于禰廟非二廟乎曰非異廟也其義有不得先祖而後禰者猶三月之奠菜以見舅姑爲先也曾子問父沒而冠則掃地而祭于禰亦是類也大抵冠昏先其所親而祭祀則統于所尊此聖人之深

意也

以庶子爲長子後五家駁義

本朝汪鈍翁長子卒命庶子爲之後其意本劉原父爲兄後一議引公孫嬰齊爲例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既以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而歸父亦不得不以嬰齊爲穆矣顧寧人駁之云嬰齊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傳拘于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而亂昭穆之倫且三桓亦何愛于歸父而爲之立後哉閻百詩駁之云

晉閔公諸侯也鈍翁不得以諸侯比其子公孫歸父亦大夫之有采地者也有采地者稱君春秋時其家且有宗人膳宰司馬司士史進豢芻之儀亦非鈍翁所可比例也毛西河駁之云公羊誤以王父之字爲字故鈍翁亦誤焉不知國僑駟夏季氏叔孫皆以父字爲字也公羊疑東門襄仲之子稱仲嬰齊必以父爲祖而以兄爲父故得氏仲以致吳中習俗多亂倫妄繼之事黃梨洲駁之云經書公孫嬰齊不一而足旣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氏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后稱

也陳見復駁之云同時有叔肸之子聲伯亦名嬰齊經旣書爲公孫嬰齊則此仲遂之子烏得不異其文蓋嬰齊自後仲遂而稱仲耳劉原父以漢文不後惠帝宣帝不後昭帝光武不後哀成唐睿宗不後中宗宣宗不後武宗爲非不知史記商之盤庚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均不稱嗣子而但曰及也晉書賀循傳言之甚明

婦人無尸

古之婦人祔廟而不立主故無尸禮所稱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者專主虞祭而言迎精而反猶未祔廟不得不爲尸以別男女也周旅酬六尸者蓋太祖之尸不動而六尸相爲酬酢故曰周禮其猶醵歟醵合錢飲酒也此

其閒自著不得女尸

貴貴

禮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故鄉飲酒禮三命而不齒不齒者席于尊東大夫射則公士爲賓當射時樂作大夫不入註云不使鄉之人加尊于大夫也士相見禮大夫于士終辭其贄註云益不答拜也喪服小記主人主婦坐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可見餘人皆立矣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喪父母不能主也必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立後註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士不可也言父貴可以及子而子貴不可以及父也士喪禮士代哭不以官益大夫以上皆懸壺代哭矣左傳晏嬰居桓子喪

過毀室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蓋謙言諸侯之卿得比于天子之大夫也是天子之卿可以降殺也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何至春秋而降殺及于大夫耶儀禮喪服大夫之家臣皆斬衰三年似乎貴貴之禮皆屬太過蘇州彭芝庭大司馬偕朱觀察紹基之坐朱不悅或告之曰禮一命齒于鄉里二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大司馬官已三命不得拘孟子鄉黨莫如齒之說也荀子曰三命者族人雖七十不敢先焉

已受命而未赴任應行故吏之禮

晉庾仲文爲劉義康主簿未就而徙爲丹陽丞人疑于府公禮敬若何裴松之議曰仲文爲吏之道已定乎受

勅之日宜以吏禮見引春秋祭仲逆王后于紀之文以斷之

一連宗

今俗通譜謂之連宗北史序傳李倩之死趙郡李榮來弔嘆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眞吾師也欲與連類朗日署名勞之此通譜之始也張燕公愛曲江之才與之通譜此通譜之善者李崇德慕義府之勢與之通譜義府貶普州隨削去之及義府再得權遂置崇德于死此通譜之不善者

拜墓吉禮

貸暇錄拜墓吉禮也而唐人白衫麻鞋悞矣

爲師制服葬師于先塋

自檀弓定心喪之制於是門人之于夫子者喪父而無服然猶羣居則絰漢夏侯勝死竇大后爲制服以荅師傅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爲制杖同之于父甚且有表師喪而去官者延篤孔昱李膺見范史劉焉王朗見三國志其較著者也應劭嘗議之至晉定新禮從摯虞之議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其制奈何弔服加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之禮也弔服加麻旣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緦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緦麻深衣而布緣何北山之喪王魯齋定議元冠

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履金仁山易之爲元冠加帛經帶方履輟耕錄顧德玉奉師尸殮于家衰絰就位邦人來弔者德玉爲之主葬顧氏之先塋

朋友服朋友殯于其家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此無服之服也鄭康成云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是朋友亦有心喪而服制無明文孔叢子云虢叔死泰顛閎夭爲之製服喪服傳曰朋友麻康成曰服弔服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麻也疑衰也漢郭有道碑朋友如韓子助宋子浚等服心喪朞年者二十四人是也後漢張劭死范式爲服朋友之服晉京兆韋謏受應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

宿草唐裴佶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權皐卒韓洄王定爲服朋友之喪搢紳美之而史亦不言其服制若何唯戴德揔喪服變除有云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徐邈答禮問亦稱同爨緦朋友麻喪服記曰朋友死在它邦袒免歸則已唐崔祐甫有廣喪朋友議引韋觀察貌何晝兩人聞友喪行事之厚薄以爲比例杜牧亦有喪友議見唐文粹又吳文定公寬有同年賀恩卒于其家公爲殯于中堂而使其子服衰以答弔者見陳沂畜德錄

爲殤立後

記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何謂臣不殤君曾閔公八歲

而被弑於時卽位二年儼然朝羣臣蒞百姓矣左氏譏
躋僖公爲逆祀是則終僖公之世閔公之主祔廟也久
矣何謂子不殤父經無明文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
子以後之殤所以濟禮之窮而重絕人世也趙稷有二
嗣子曰光曾曰炳其兄屬吾死無後以炳爲兄嗣光曾
十五而殤將取炳以歸則負亡兄之約而傷寡嫂之心
如不以炳爲嗣則稷之血胤絕矣杭堇甫先生執子不
殤父之說進曰炳長矣需之五六年或需之七八年冠
而昏昏而生子男也卽以後光曾是屬吾無子而有子
稷無子而有孫於情順於禮合於嗣續之計得善之善
也或曰禮殤不立主祔于王父呼其名而祭之今旣後

以炳之子以稷主祭呼其名可也以炳之子之爲後者主祭呼其名則不可雜記曰附于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鄭氏曰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夫使光曾不殤則必待冠而字今既殤矣禮有造字之例余爲之製字曰承祖以待夫炳之子他日之祭而不跲于詞也禮也或曰如子言光曾雖死猶勿殤也然則稷當何服曰上殤九月中殤七月國制也禮聞子不殤父未聞父不殤子光曾十五而殤稷爲之服七月之服不得以從情干也亦禮也

兩妻並封

晉書溫嶠二妻俱贈夫人賈充有左右夫人程諒立二

嫡五代史晉高祖于安重榮兩妻並封陸定國娶柳氏又娶盧氏以其均係舊族遂不分嫡庶此事晉代最多如禮志所載王昌劉仲武陳詵之類皆以亂離故失妻再娶而共時廷臣議者多以後妻爲繼室亦有謂兩妻之子宜互相爲服者若春秋時晉文公趙衰之叔隗季隗則又不以先後爲嫡庶矣

祔妾

雜記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易姓而祔于女君可也鄭注女君嫡祖姑也又曰主妾之喪自祔至于練皆使其子主之殯祭不于正室

爲庶主服緦麻

道考曰秀才孝廉爲舉主服起于傳元之于陳僕射鄭小同曰服弔服加麻三月而除東漢師喪舉主之喪至有斬衰者實爲太過惟唐人爲座主服緦麻三月最爲得宜東坡爲張方平行之

吏持長官服

魏令曰長官卒吏服齊衰三月葬而除晉令後任來代則除武昌太守與桓溫箋云蔡徐州甕主簿服斬余按雜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官于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似亦故吏持長官服之濫觴

宗子主祭亦以爵重

本朝李文貞公曰庶人無田不祭宗子而庶人則薦而不祭矣士三鼎而大夫五鼎以士祭不如以大夫祭雖禮有庶子爲大夫以特牲祭于宗子之家之語然不如使大夫主祭之爲安也李臨川曰州縣古之子男也文林郎古之元士也在古期服且絕矣而況于祭乎而况于其官爵在州縣以上者乎古之宗子皆諸侯適子之弟原無賤者

庶孫爲祖庶母無服而廣東先生獨立一說

庶孫服祖庶母禮律均無明文　本朝徐健庵尚書作讀禮通考徵引最博魏書張普惠傳議廣陵北海二王爲所生祖母服三年宋志度支判官薛紳爲所生祖庶

母辭官持服三年皆有成例惟王姚諸儒復有異説其
意以爲儀禮喪服不言父歿爲祖母服斬惟小記有其
説此爲嫡孫承重者言之庶孫不爲祖後無重可傳不
爲祖父服斬安得加斬于庶祖母云云虞東顧先生鎮
駁之曰聖人制禮文不必具而義可類推按喪服祖父
母止于期而小記推之謂祖父卒而後爲祖母三年疏
衰止及曾祖父母而康成推之謂高祖宜緦麻如斯之
類不一而足也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繼母慈母皆如
母未及庶子所生之母也而康成推之謂大夫之妾子
父卒則皆得伸疏曰皆得伸三年也小記又推之爲祖
庶母疏曰亦服之三年如已母也據此則庶子于其母

得伸三年蓋古法也禮官失考至武后表行之而删其父卒之文此處不無小遺終唐之世禮官屢請復古而格于衆議人心之所安不能違也今律既如唐制庶子得爲其母三年而父所從出之母顧屈之使不得伸可乎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得降此禮意也今欲明嫡庶之分而降其父之所不降可乎諸人嘵嘵不休者尤在承重之說愚謂承重爲宗法設也承重主宗廟必累世承適乃爲承重故支子雖爲大夫猶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後世宗法已廢爲祖後者不問其祖若父之累適與否皆被以承重之名已與古義不合而猶執言慶係不爲祖後無重可傳尤爲可笑且其所引公子練冠

麻衣一條不詳核註疏而漫据趙岐孟子集註厭于嫡母之說其失尤顯按鄭注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爲母不得伸權制此不言母也晉博士范宣有言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乎且服之以三年制者不必盡繫承重也慈母如母豈亦有正體傳重之說乎至于庶妾不得並于正妻此當責之其父不當責之其子若責之其子是教子卑母也故大夫爲妻期爲責妾緦而庶子爲母則父歿皆伸三年

夫人于妾無服而答拜有二說

喪禮妾爲女君期若報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無服也通典摯虞議夫人不答妾拜新制云禮

無不答

童子無緦而兩妾相服有緦

魏太師馮熙喪有子尚幼議者謂童子事降成人可以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博士孫惠蔚以為玉藻載童子有佩觿之革有錦帶之紳以凶類吉腰経宜存禮童子無緦服鄭注云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也晉時王丞相一妾亡一妾疑于所服徐邈曰當從夫服緦

立孫非禮

間世立後古無此禮荀顗無子立孫為失禮之始見南齊書江斆傳

母拜子父亦拜子

士冠禮見于母母拜之人以為疑不知祭禮主人拜上餕尸餕皆子弟所為是父亦拜子也

諸侯祭亦用豚大夫祭亦用牛

王制諸侯郊用特牲不必大夫而後特豚饋食也曲禮大夫用索牛不必諸侯而後用太牢也

與父坐見其子不起

說苑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過子方不起曰為子起其如禮何不為子起其如罪何請誦楚共王事工尹侍共王坐見世子不起曰敬其父者不兼其子也余按晉制羣臣侍坐太子來不起孫毓引禮侍坐于所尊見同等不起為証

稱孝弟非禮

唐太和二年太常博士崔龜從因敬宗祝板稱孝弟以爲非禮

黜主非禮

讀禮通考曰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卽有主不得以喪禮不言作主而遂謂士大夫不得有主也然禮有題而無黜今也寫王字空其上而請貴顯以黜之假云以生者接死者之氣謬矣況婦人之氣以他男子之氣接之尤爲非禮王巖有立主議一篇駁辨最詳

貳杖非禮

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蓋古人無貳杖

也今祖稱杖期生而孫又以杖答拜是貳杖矣又或子死而爲父不杖不答拜者亦非禮也何也主喪者統于所尊也

喪婚非禮而唐之帝室行之

喪婚非禮古有行之者白孔六帖云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張母臨死遺言丐息成婚帝許之蔣乂諫不聽此後世庶民家借吉之始

晝婚非禮

晝婚非禮今有行之者按鄭註儀禮以日落三商爲婚婚者幽陰之義唐劉知幾有奏罷晝昏疏

古有學無廟

古有學而無廟釋奠釋菜皆設位爲之漢景帝詔郡國立太上皇高祖廟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廟而后從政此新官到任謁廟之始顧寧人曰今官府到任謁廟入學始于何武武行部必先詣學官召見諸生試其誦習是也宋景祐四年詔藩鎮立學他州勿聽慶歷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在縣者並置教授以課諸生委運司長吏于幕職州縣內薦用或不應舉人有學行者充教授官

孔廟

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孔廟見史傳之始其特孔子之祀尚未出于闕里明帝令郡縣學校皆祀周公孔

子方爲孔子祀于庠序之始蓋上古祀始立教者皆稱先聖先師或神農或周公或顏回不必定孔子也貞觀四年令郡學皆立文廟去周公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金章宗明昌二年詔孔廟前置下馬牌祭時稱御名避聖諱乃遞降而愈隆按魯相乙瑛碑請爲孔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出王家錢給犬酒直是其時用犬尚未用太牢矣魏孝文延興二年詔不許女巫妖覡淫進鼓舞是其時婦女雜祭廟儀尚不肅矣

丁祭

郊特牲祭天於郊故祭天曰郊祭祭孔子用丁日故曰

丁祭鄭注用丁者文明之象皆本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是也然考隋書文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是其時一年有四祭不止春秋二季也唐高宗武德二年詔祭孔子用太牢六佾悉與大祭祀遇改用中丁是又不定用上丁也開元二十八年始改去四仲與中丁而專主春秋二仲與上丁矣按祭禮內事用柔日祀孔子人道也內事也故用丁者亦柔日之義

書院

書院之名起唐元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于朝省爲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宋時有富人曹誠

捐貲建立事聞京師詔賜名應天書院以誠為助教從此有四大書院之名睢陽石鼓嶽麓白鹿洞是也太平興國元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襃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李後主時給田數十頃為諸生課書之資起以田入官故得爵命而書院幾廢唐呂溫有題尋眞觀李寛中秀才書院詩

山長

今稱書院先生曰山長按元史學校志丞相帖木迭兒奏下第舉人年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其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是山長乃官名也至元二十八年詔立小學選老成教之其他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立為書院凡

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路州縣及書院置之又設直學以掌書院錢粟似今之監院也學錄兩考升正長正長一考升教授宋史景定七年台州人上書乞王爚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時爚已參知政事矣似山長尊卑亦不一例汪韓門云古三公在官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于六官尚書大傳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皆學記註所云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者是也南唐升元中白鹿洞教授稱洞主五代蔣維東隱居衡岳受業者稱曰山長事見賓退錄後又有院長堂長山主之稱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李燔爲白鹿書院堂長

台州守王華甫乞揚棟爲山主有以教授兼者理宗本紀景定四年何基以婺州教授兼麗澤院山長乾隆三十六年奉旨以山長係沿宋元舊名此後改稱院長

黑衣參謁

嘗疑演戲者下吏參見上司多着黑衣此禮最古按國策左師觸讋說太后願使少子舒祺補黑衣之數晉書王濛家丁只許皂服蕭望之傳如淳註云羣臣皆有五時服而上朝皆著皂衣故張敞云臣侍皂衣二十餘年儒林傳宣帝時任章欲爲逆以郎皂衣故衣皂而伏其中所以然者想因周禮有冕服見天子四服歸司寇之說耶曾以此語質之錢辛楣先生則曰不然古人以緇衣

蓋褻為朝服黑衣非賤者服也祭郊廟之服皆以袀元明帝始製冕服以祀天地明堂而百官不執事者仍袀元以從至隋始有三品以上衣紫五品以上衣緋六七品衣綠之製而唐宋因之

伶人叅堂

今之伶人類古之樂工士射禮工不與告于樂正日正歌備鄭注工乃樂工雖賤不起然則今演樂之家責伶人叅堂者亦似不必

答督

魏明帝詔婦人應答者督之吳仁傑漢書補註以為督者不容體之答也